

施 公 案

(下)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施公案(下)

第六十七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公接状	(1)
第六十八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河间府	(7)
第六十九回	设谋诓捉五林阿 派差遍访一撮毛	(9)
第七十回	讨限期连累家属 说谐话访出情由	(14)
第七十一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伏诛	(18)
第七十二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踪访一枝桃	(23)
第七十三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	(29)
第七十四回	和尚开山门答话 天霸追谢虎中镖	(33)
第七十五回	天霸回公馆养伤 朱李投郑城望友	(37)

第七十六回	贤臣任邱县调兵 朱计李家务求救	 (41)
第七十七回	金亭馆豪杰定计 归德驿谢虎被擒	 (46)
第七十八回	旅馆婆替夫告状 蓝田玉提审出监	 (51)
第七十九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白朱氏问卦寻夫	 (56)
第八十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访情由天霸装鬼	 (62)
第八十一回	探消息施公净宅 办差使吴徐领签	 (67)
第八十二回	公差访拿贺重五 凶犯恰遇琉璃河	 (71)
第八十三回	马快头奉差违命 朱节妇诉状陈情	 (76)
第八十四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朱节女旌表流芳	 (82)
第八十五回	施巡按回朝缴旨 畅春园见驾诉功	 (89)
第八十六回	旨宣黄天霸面君 教赐安乐亭演武	 (93)
第八十七回	复宣黄天霸见驾 钦派施仕伦擎杯	 (97)
第八十八回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康熙佛爷怪罪含嗔	 (101)

第八十九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	(109)
第九十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	(112)
第九十一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	(118)
第九十二回	贤臣私访酸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	(122)
第九十三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	(125)
第九十四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	(130)
第九十五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	(135)
第九十六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水底轻敌	(139)
第九十七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又接民词	(144)
第九十八回	宠美妾乐极生悲 送义仆绝情处死	(147)
第九十九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漕折狱生死冤明	(151)
第一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帮于七吴成起意	(155)
第一一回	代友报仇吴成行刺 为平冤狱贤臣遇险	(159)

第一	二回	计全忠心遭毒器 李昆为友盗灵丹	(162)
第一	三回	神弹子无心结怨 方世杰有意报仇	(165)
第一	四回	方家堡李昆中药箭 大树林世杰遇三英	(169)
第一	五回	黄天霸镖打方世杰 李公然盗药救自身	(173)
第一	六回	遇妙药计全活命 换服色李昆访案	(177)
第一	七回	神弹子旅店逢三杰 白猿猊萍水识英雄	(181)
第一	八回	侠士窗前听密语 奸夫屋内露真情	(185)
第一	九回	王成衣捉奸被杀 富木匠行恶遭擒	(189)
第一一	回	曹义仆当堂释罪 富木匠就地行刑	(192)

第六十七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公接状

话说施公起身回京。一日,走到一处,在轿内隔着玻璃一瞧,见路途中人踪寂灭,不象别处道上,行人过客往来不绝。忽又远望前面一阵黑土飞扬,弥漫树梢。心中就不由纳闷,即问:“黄壮士,此处叫作什么地方?”黄天霸闻言,催马来至轿前,哈着腰儿说:“回大人,此处叫作商家林。”老爷说:“到河间府还有多少路程?”天霸回道:“这就是河间府地面,离城不过大约三十里。”老爷说:“此乃是直隶境界,又是进京大道,因何路静人稀,并无行人往来,荒凉至于如此?”天霸复又躬身说:“回大人,小的曾听见先父说过,当初商家林、献县两搭界地方,有一盗寇,姓窦,叫窦耳墩,在此啸聚好汉,劫夺行人。虽曾调兵把他驱走,至今余党未尽。所以人不敢从此经过。”

闲话暂且不表。却说黄天霸随着大人的轿,且说且走,猛抬头一看,前面过来了一丛人马,驮轿人夫前护后拥,直似一窝蜂一样,瞧见钦差的人马,竟奔西北去了。

看官须知,这正是一伙响马盗寇,为首的叫作一撮毛侯七,年纪四旬开外,生的身高六尺,背阔腰圆,一嘴的黄胡须,有飞檐走壁之能,手使两把压油锤,外带铁弩弓箭三支,百发百中。其余戚大胯、郑剥皮、山东王、蝎虎子张大汉、崔三、飞毛腿邓六等,俱是胁从党羽。还带着熏香盒、软梯子及众寇所用的一切器械等物件。驮轿内坐着一人,年方二十一岁,姓彦名八哥,外号叫赛饿鹰,面如傅粉,唇似涂朱,故当时为之语

曰：“莲花似六郎，粉团似八哥。”这彦八哥又非头目，如何教他坐轿？因为模样长的好看。这些人先打听某处某村有大财主、大乡宦，便到门前投递拜帖，假称某处官府从此经过，特来拜谒借宿。就有许多侍势的人家，觉着官府来拜，岂不体面？又搭着彦八哥相貌不俗，一见必要入彀。因此就揖盗入门，到家吃喝个泰山不谢土。等夜间点着熏香把各屋人熏倒，即把财物抢去。

可巧遇见一位倒运的官府，姓费名玉，是南省庐州府的同知，因丁母忧回家。此人在任作官廉洁，六亲皆无，就是夫妻二人，膝下一子，才交三岁。原系直隶保定府雄县人，故由此经过。正走之间，忽见前面众寇一拥扑来。一撮毛先高声喝道：“何处来的官府，把你苦害黎民的金银财宝快给爷爷留下，放你过去，不然叫你人财两空。”官府未及答言，但见驮轿后边跟着一个长随，姓鲁名叫醉猫，不达时务，想拿着官府压迫他们，遂催马前来，用鞭一指，大喝道：“好一瞎眼囚攘的，还不闪开道路，让费老爷驮轿过去？”这些强盗们哪怕他这些？戚大胯大怒骂道：“这狗娘养的不知好歹，和爷爷们发横，你是自来送死。”就认扣搭弦，只听哧的一声，醉猫哎哟一声，大腿中箭，栽于马下。山东王跳下马来，举刀就砍。咯吱一声，红光一现，结果了性命。那些跟人见风不顺，一哄而散。把个官唬得浑身乱抖，强挣扎着说：“好汉暂息雷霆，下官虽在外作官，职原卑小，地方又荒凉，这几年官囊实在空乏。众位爷们放下官过去，合家感恩不尽。”内中一寇邓六说：“哪有那么大功夫和他斗嘴。”说着就蹿到跟前，举刀就砍。郑剥皮连忙把他的刀架住，高声叫道：“六哥，你别伤他性命，哪里不是行好来呢？”又对费玉说：“要不亏我拦住，你早见了阎王爷。再要不打正

经主意,也就说不了咧。”费玉还是苦苦哀求。正说着话,郑剥皮看见轿内夫人,怀抱一个公子,长的肥头大耳,目秀眉清,脖项戴着赤金项圈。心中一动,就用刀一指说:“把这项圈给了我们,别的东西也就不要咧。”费玉说:“大王爷既爱,理当奉送,奈因此物乃是小儿满月,亲友留下的,他有一女,也刚满月,情愿大了与小儿为妻。因亲家往广东去作官,恐日后年深不认,临别将一对项圈分开,以为日后押记。今日若被大王拿去,日后夫妻就不能团圆了。望大王爷开恩,成就这一段好姻缘吧。”郑剥皮大声喝道:“你这狗官!真是善财难舍。”说着就将费玉拉出轿来,咕咚一声,往地下一扔,又往妇人怀中将孩子夺过来,用刀在脖子上蘸吱一声,将孩童杀死,脑袋扔在一旁,把项圈拾将起来,众盗寇一齐催马扬长而去。

且说费玉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待够多时,才挣扎着起来,瞧了瞧他儿子,就在轿下,只剩下腔子咧,脑袋在一旁扔着。他的妻马氏,吓了个魂不附体,迷迷糊糊如死人一般。费玉一见,哭得是捶胸跺脚,死去活来。几个跟人同几个骡夫见盗寇去远,这才从树林中出来,会在一处。费玉骂了几句,无奈只得将马氏救醒,又把公子死尸并首级包在一处,搁在驮子上,然后自己上了驮轿,嘱咐骡夫趁天尚早,快些赶到河间府,好鸣冤告状去。

却说施大人执事顶马,正往北走,忽然从北来了一群人马,离大人轿子看看临近。头里三对对子马,跟着就是两匹顶马,后面跟随人马无数。但见居中一人,坐在马上,方面大耳,甚有威风。施大人在轿内隔玻璃看罢,暗想,这不是王公宗亲,定是贝子贝勒。便吩咐闪开路让他过去。眼见来得切近,大人下轿,那边居中的人见施老爷下轿,他也下了马。看官,

按大清礼法,哪怕官至极品,见了王爷、贝子贝勒,必须先下轿下马赶上前打千儿请安,王爷、贝子贝勒不过欠欠屁股说几句话,就算赏了脸咧。这位宗亲皆因自己胆虚,打发人前来,问知是施大人,早知难缠,忙下了马。两下里走到一处,忠良口称:“奴才施不全早知主子驾到,应当回避。”那人拉住贤臣说:“不敢不敢,大人多礼了。”这几句话越发漏了空咧。贤臣心中疑惑,复又打量了打量,口里说:“好说好说。”彼此哈了哈腰儿,贤臣就不似从前礼貌咧。但见那人口尊:“施大人先请上轿,愚下何敢有僭?”老爷含糊答应说:“有罪有罪。”哈了哈腰先上轿。那人随后也上马,两下里跟人也俱都上马,彼此分手。

施大人才要登程,忽见前面来了一人,飞马跑到了轿前,弃镫下马,双膝跪倒,口尊:“大人,冤枉!”此人正是费玉,他将此前事迹说一遍,钦差大人不由满面含嗔,暗说:大清国竟有这样不法之人,哪有坐着驮轿当响马之理?怪不得见本院,一个个贼眉鼠眼,瞧着就不象外官行景,敢则是一群强盗假扮官人!开言便问:“费同知,你可记得面目?”费玉回言:“卑职见了众寇,早吓软瘫咧,哪里还记得许多?就只记得内中一人,身躯高大,脸上有一痣子,痣子上有一撮黑毛,别的也不记得什么。”言罢叩头。忠良说:“事已如此,不必着急,你且在河间府附近住下听候。”费同知听说,站在一旁伺候。忠良叫声:“黄壮士,你即刻回走,顺大路追赶那起盗寇来见本院。再者还有方才遇见的那起骑马的,赶上问明他是哪位王爷的儿子,出京何事,急速回来回明。”天霸上马而去。

再说钦差大人坐着轿往前正走,忽然河间府通城的官员,带着兵丁衙役,俱投递手本前来迎接。大人在轿内一摆手,众

官站起身来往回里紧走。大人轿子刚要走,又有闹哄哄的几个人,来到轿前跪倒了,口中乱喊:“冤枉!”大人在轿内吩咐:“把喊冤的这些人,都带到河间府听审。”衙役答应。不多时来到河间府,大人下轿升堂,众官参见毕。大人吩咐把喊冤的人带来。霎时带到堂下,一齐跪倒。大人瞧了瞧,不是平民,俱是有体统的人。望着那些人说道:“你等一个一个的各报姓名,不准乱说。”一个说:“小人姓刘,名叫刘成贵,作当行生意,家住任邱县东北。”一个说:“小人姓赵,叫赵士英,家住新中驿,开粮食店为生。”又见一人说:“生员孙胜卿,祖居河间府首县。”又手指一人说:“他住河间府东南,姓杨,叫杨奎,是个举人。他父亲任江西教官。他系生员的表弟。”众人报罢姓名,贤臣先叫:“刘成贵,你是什么冤枉?先诉上来。”成贵说:“前日是小人母亲生日,小人与亲友正在家中为母亲上寿。仆人拿进一个拜帖来。小人出门一瞧,有个坐驮轿的官府,跟着十数个人,都有马匹,称是广东的知县,前去上任,要在小人家借住一宵。小人家中有的是房屋,又是家母寿日,酒席都是现成的,让进去款待了,岂不留下一个交情?合该小人倒运,哪知是一伙杀人的强盗!吃喝了,让到书房去安歇。到了半夜,把小人合家用熏香熏倒,将各屋衣服首饰,打扫了个罄尽。这还是小事,可恨那杀人贼,先用刀把小人母亲杀死,见小人妹子生的美貌,他们就轮流奸淫了。妹子乃是有婆家的人,他公公现作守备,下月还要过门呢,这可怎样?”说着放声大哭。贤臣听罢,又把那三人的状子接上来,瞧了瞧,都是那伙人,内里一人脸上有个痣子,痣子上有一撮毛儿。连费同知共是五家失盗,伤了三条人命。这内中惟有孙胜卿妻韩氏,年十九岁,被盜连被窝裹了去咧。贤臣心中大怒,叫声:“尔等起去。此伙

强人,本院路上见过,已差人追去了。尔等下去略等片刻,等我的人把盗拿来,好与尔等报仇。’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河间府

话说施大人河间府审案,把状子看完,叫四个人下堂听候,又吩咐众官员各回衙门。退堂才要喝茶,听差的报道:“外边有二位官府,有要事求见大人。”大人吩咐:“让他进来。”差人即到外边,领着二位官府进了公馆,走到大人面前一齐跪倒。但见一个身穿宝蓝皮袄,红青皮褂,足下粉底缎靴,头戴貂帽,红缨罩顶,面貌苍老,身躯瘦弱,很象个斯文样式。一个是穿着香色皮袄,青布外褂,薄底尖靴,也是貂鼠皮帽,生丝红缨,年纪不过三旬,虎背熊腰,面貌微黑,身躯肥胖。各递手本,忠良看罢,一个是雄县知县蒋绍文,一个是新中驿守府卢珍。并有呈词,一齐递上。大人先看知县呈词,上写:

具禀卑职雄县知县蒋绍文,为上差勒索银两,恳恩详细究查,以肃官箴,而重国典事。窃有天子宗亲,奉旨钦差五大人,据称钦派查道,云:皇上明年某月某日上五台进香,由敝县地方经过。教卑职速办道差,毋得故违。倘临期有误,先灭宗族,后平祖墓。已在卑职衙门整住三天,日夜骚扰。一事预备不到,便就价折银两若干。卑职伏思:既是皇差,何以又要折价?叩乞青天老大人恩准详究施行。

忠良看完,又看新中驿守呈词,却与知县呈词言语,是同一事。忠良不由心中大怒,腹内暗说:“我瞧这起人光景,就不正气,果然不错。哪有皇上宗亲,行此不法之事?再说,皇上

派人查道,各处早有文书。施某身虽在外,来往也有报马,施某没有不知道的。若说此事有假,又有兵部印文;若说是真,如此到处讹人,教人难解。大清国哪有这样大胆人?再说,还有那起绿林,天霸要全拿住才好呢。只好等天霸回来,再作道理。”贤臣座上开言说:“蒋知县,卢守府,且请回去听候吧!”二人说:“遵大人钧谕。”一起站起,出了公馆。

贤臣刚令二人回去,猛见天霸从外走上堂来。贤臣心内欢喜道:“黄壮士,你回来了。”天霸答应说:“小人回来了。”单腿往前一屈,才要打千请安。贤臣一摆手,好汉平身,走到公案左侧,打落着手儿,哈着腰儿回话说:“小人遵老爷命,赶了二十余里,并没看见强人踪迹,那贝子爷也不知去向。小人在路上打听,并没信息。是小人之罪。”贤臣闻听天霸之言,想了想:天霸素常是个精细人,无有不舍命尽心的,今追这起贼人,竟赶不上,大概是去远了,也难怪他不尽心力。说:“罢咧,贼一定是去远赶不上了。壮士何罪之有?慢慢再设计擒拿便了。”老爷嘴里虽是这么说,不免心下为难。

正在忧疑之际,忽报河间府知府杜彬要求见大人。施公即传谕:“让他进来。”知府进了公馆,参拜礼毕,平身站在一旁,哈着腰儿,口尊:“大人,今又有奉旨钦差来到,说贝勒五大人特来查道,教卑职伺候公馆,快去迎接。”施公不由心中大悦,叫声:“贵府只管去迎接,让进贵衙,着他住在花厅,本院就在贵衙二堂居位,以便察他动静。”贤臣吩咐罢,知府杜彬急忙出去迎接五大人。贤臣又叫:“黄壮士,你出去见了知府,告诉他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可走漏风声。”不知说些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设谋诓捉五林阿 派差遍访一撮毛

话说知府杜彬听黄天霸之言,依计而行,把一位查道的钦差接进公馆来。一接进去,又仍然打骂人,要东要西的胡闹。知府并不提施大人一字,贤臣却不时的暗里命天霸查看他们的行景。此日天晚,贤臣就在二堂住下。知府竟伺候了一夜,不知不觉,就是三天。这位贝勒爷种种恶迹,不记其数。知府杜彬实在忍耐不住,来到二堂,见了施大人,行礼毕,站在一旁,曲背躬身,口尊:“大人,来的这位贝勒,仗着皇上宗亲,一事应酬不到,就要打骂,还教卑职预备俊俏妓女、美貌顽童,又要银若干,孝敬五百两还嫌少。诸般折磨,卑职实在不能堪。”贤臣闻听知府之言,气的虎目圆睁,连说:“岂有此理!这还有王法咧?别说他是皇上宗亲、王子的后代,就便是天子至尊,也不能越礼任意胡行。施某在朝,哪怕是当今万岁有错,我还要动本提参,何况你是个宗亲?”吩咐黄天霸等:“速速收拾,同我前去,但看他有破绽,立刻擒拿。”又望知府开言说:“贤契,你先去见了这位贝勒五大人,就说本院才到贵郡,听说贝勒爷在此,特来拜见。”

施公来到钦差五大人公馆。施安、天霸等下了马,扶持着施老爷下马,教差人传禀了一声,然后才带着众人进公馆。贤臣爷一见五大人出来了,紧走了几步,这位宗亲也是紧走了几步,彼此拉了拉手儿,把身躬着,谦让多时,才进了公馆,齐归座位。两旁衙役献茶,黄天霸等紧贴着施老爷一边站立。大

人圆闪虎目，瞧看他的破绽，但见满桌残酒剩菜，哪知他把小官、妓女早藏在别处去了。忠良开言口尊：“钦差五大人，不知哪位王爷殿下，现在贵府住在哪城？”宗亲见问，便开言说：“大人若问我的来历，大王爷殿下老贝子，乃是圣祖皇帝嫡亲，现今钦派总理代管茶房。大人，我到此，只为皇上五台进香，特来查道，是钦差奉旨来的，并非私自出京。”贤臣说：“皇上出外，早已发抄，天下共闻，此事施某竟自不晓，大料着未必是真。”那人闻听心中不悦说：“现有兵部印文，难道印文也假？”说着，取出印文来递与施大人。大人接来一看，微微冷笑说：“兵部正堂本是彭朋，今早已迁升，现今是户部侍郎钱法堂转升兵部，此乃头件假；再者，若是真，文字上用印，此文并非字上用印，却在印上写字。本院说的是与不是，请你自看。”立刻把一位宗亲只唬得变貌失色。贤臣参透机关，面上含嗔，叫声：“宗亲，你乃金枝玉叶，凤子龙孙，很该自尊自贵，为国尽心，严察不法官吏才是。你倒假传圣旨，讹官诈吏。若依施某看来，尊驾也未必是宗亲。若是实言相告，施某倒可存私押下，免的声张。不然，我一定上本提参。”

看官，施老爷方才说的这些话，句句全戳恶人的心病。这位假宗亲觉着事到临头，说的软了，倒透着假咧，不由羞恼成怒，叫声：“施不全，你且住口！你怎么用话吓起我来了啊？你宗亲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竟敢动本参奏？”把施大人气得面黄唇白，说：“好好好，我施某的官也作烦了，少不得与你拚对拚对。”大声喝道：“尔等把大门二门闭上，不许放走一个！谁要徇私，立刻斩首。我看他这个贝勒有多大本事！”两边众役答应，登时将门紧闭。贤臣又吩咐众役说：“尔等还不与我下手捉拿，等到何时？”但见那个五大人，气的将身站起，口中

大嚷说：“好个施不全，反咧反咧！你还说别人不遵王法，你竟是头一个不遵王法的野人。我乃是皇上宗亲，你是一个臣宰，竟敢叫人拿我。我瞧你怎么个拿法！”说罢，站在当地，连气带骂说：“我看哪个敢来动手？”

两边站班的马步三班，瞧见这个光景，竟不敢动手。施老爷虎目圆睁，大叫：“尔等好一起不遵王法的奴才！哪个再要退后，立追狗命。尔等只管下手拿他，纵有祸患，自有本院承当。”当役的无奈，只得壮胆子一齐上去七八个人。刚走到跟前，只见一大汉胳膊一伸一拨拉，只听咕咚咕咚，尽都栽倒。此时黄天霸、关小西等在一旁，把拳头攥得咯吱咯吱连声山响，单等贤臣吩咐一句，总不见老爷言语。小西、天霸二人忍耐不住，上前打了个千儿说：“讨大人示下，不如小的们动手吧！”贤臣点头说：“很好很好，千万别伤人命。”二位好汉答应一声，一个箭步蹿将上去，怎知那人早已预备，会家遇见会家了。这边是蹿跃蹦跳，武艺高强；那边是闪展腾挪，封闭精通。半天不见输赢。恶人那边手下恶奴，气冲冲也要动手，但听大汉高声喊叫：“你们不必前来帮助，大料着你赵老叔，一个人也不至遭人毒手。”这一句就漏了空了。贤臣听得明白，暗说：“赵老叔三字，宗亲如何有这称呼？一定是假。”

且说小西、天霸二人拿不住大汉，心内着急。天霸生了一个主意，绕到大汉身后。大汉只顾招架小西，冷不防被天霸在背后对着腿凹儿跺了一脚，只听咕咚响了一声，躺在地上大叫：“施不全，了不得！”那边座上恶人见大汉栽倒，连忙站起来说：“罢咧罢咧！施不全，这件功劳让你拿吧。”说罢，又望着大汉哇啦地翻了几句满州话。哪知施老爷满汉皆通，一听此言说：“你二人方才说的话，是不教他招认，我岂肯和你们干休？”